

## 节 奏

□楼兰

李燕春是个把握节奏的高手。意在胸中，活手下，快里有慢，慢中求快。年纪不大，就已具备了工匠的风范。

1993年，首届中国青年奥林匹克女式服装技能竞赛在北京举办，李燕春代表红都公司参赛，斩关夺隘，力压群英，获得第一名。接着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长征突击手、全国技术能手、爱国立功标兵、北京市五四奖章等荣誉接踵而至，鲜花掌声不断。这“节奏”不仅来得猛而且冲的高，让她始料未及，甚至惶惶然。

那一年，李燕春十八岁。

之后二十三年的光阴，流水潺潺。李燕春很快回到自己的节奏里，潜下心来，先学男装工艺，后学女装（软活）制作。虚心拜师求教，苦练制作技能，大胆改革版型，不断创新工艺，

年年踏上新台阶。1998年取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大专文凭；2002年获得经济管理大学本科学历，同年考取服装技师，并被选为北京市青联委员；2012年当选北京市党代表；2016年成为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

把握节奏，实际上是把握心态。做软活不讨好，难度大，精度高，不担毛病，出活慢收入就低，都不愿意干，但李燕春喜欢。就天性来讲，她开朗喜兴，快人快语。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打板、剪裁、制作、整烫，磨就了她的耐心和韧劲，不急不躁，专心致志。无论划线持剪还是飞针走线，每道工序她都心无旁骛，一丝不苟，仿佛一潭静水。就连绱领子、开手巾袋这类需要高手完成的技能，她都很快掌握，做得完美无瑕。师傅夸她心稳手快，同事羡慕她心灵手巧；她做的软活干净漂亮，或展现女性的华贵之韵，或凸显女性的典雅之魅，深得消费者青睐；她手工制作的中式女装的盘扣，秀巧精美，古色古香，展示在公司对外宣传的橱窗里，是顾客尤其外国朋友爱不释手的艺术品。然而，这些光鲜的背后，她恬淡

的笑容里，有谁知道，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承担了多少委屈难过，流淌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啊。

把握节奏，实际上是把握责任。李燕春跟老师傅学手艺，还学到了传承民族服装，光大民族品牌的工匠精神与自信。她经常用一句话要求和鼓励自己：“一件好的服装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她一直在朝这个目标践行、跋涉。

由于技术好，责任心强，她被调到精品小组，为高端人士制装服务。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夫人、女领导人、女外交官及社会知名人士制装。她独具匠心，精益求精，设计制作的产品，多次参加展示、走秀，获奖。当她看到自己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服装，在重要会议、重大场合，展示给国人乃至世人，中华民族服饰美轮美奂的风采时，由衷的欣喜和自豪。

完美的节奏里，应回荡着追求卓越的激情，也流淌着值守寂寞的韵律。李燕春尚未达到极致，但一直在坚持。如果，她称得上是个工匠，那么也是这支队伍里的年轻战士，正踏着自己的节奏，努力前行。

## 永 远

□王士全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

我心里的起点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

我追寻的起点

江西瑞金红色旧址

我探寻的起点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湖南、贵州、四川、云南

西康、甘肃、陕北

吴起镇

大渡河还在

金沙江还在

泸定桥还在

山在、水在

红军的足迹就会在

长征组歌是一幅又一幅宏大的油画

长征组歌是灵魂里的悲壮、雄浑、高昂

这些是多少人的向往

这些事多少人惆怅

延安的宝塔山

延安的杨家岭、枣园

延安的黄土高坡

延安头上包裹着羊肚毛巾的陕北老汉

我想 教孙儿唱《十送红军》

我想 给孙儿唱《南泥湾》

我想 带着孙儿站在黄土高坡上

看那喷薄而出的东方红，太阳升

我想 在孙儿的心里留下红色的影像

江山如画

江山如此多娇

江山大地红军的英魂依然在呐喊着冲锋陷阵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们的责任重

如山的冤仇深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正辰杯

说说我身边的大工匠

散文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日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都之窗



国画

玉山画



正辰杯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诗歌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日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都之窗



小说

## 戒 棋

□黄建东

老厂长嗜棋，且棋瘾极大，常常为此影响休息，老伴便埋怨不止，然老厂长照样我行我素。说来也怪，老厂长每与人下棋，总是胜多负少，舍小就大，算路深远，常令对手莫名其妙地出现误算。老厂长自己也常常说：“下棋，既可以开动脑筋，又能够增进团结，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于是，老厂长不仅治厂有方，他的棋艺在厂也是闻名的，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一日，厂内举行棋类比赛，实为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赛前规定一律

童叟无欺，抽签对座。老厂长亦披挂上阵，兴趣颇浓。谁知上场之后，每战必败，其中有几盘棋，竟然败给了昔日的手下败将，而且毫无还手之力，几场下来，老厂长竟没打进复

赛，更不要说蟾宫折桂了。

老厂长心里有气，可又不好发作，还是老伴看出了他的心思，“看你，下棋嘛，无非是逗乐呗，何必那么认真呢？”老伴劝道。



“唉”，老厂长很烦躁地挥了挥手，“其实我哪里是为了棋，我只是……”

老伴理解地制止了他，两人相对无言，少顷，便都略带苦意地笑了。时下，老厂长已退居二线，乃无职无权一普通员工也。听说不久之后，老厂长便戒棋了，只要闻下棋，他就头疼，相反地，门球场上倒时常可见老厂长那熟悉的身影……

本版邮箱：13671177496@163.com